

全文检索

按标题

Go

登陆

用户名

密码

Go 注册=>

友情链接(不分先后)

所有文章>>资料库>>书籍简介

## 告别伊甸园——《岁月如歌》书评

作者：李舫 添加时间：2007-7-25

整理录入：chinagender 本文浏览人次：239

资料来源：人民网

<http://culture.people.com.cn/GB/22226/56132/56133/89851/6026209.html>

古希腊诗人柏拉达斯曾说：“婚姻只带给男人两天的快乐：一是他把新娘抱上锦床的那天，再是他把妻子送进坟墓的那天。”

剥落这句话中男人与男人之间的调侃成份，我们仿佛看到长久以来女人之为女人辛酸和尴尬。

而女性文学艺术创作，作为对女性境况的言说，自始至终是象喻性的。这个主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达到一个高潮后，今天，似乎是走到了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

这些，似乎都可以在流行影片的琐碎影像中找到证据：《克莱默夫妇》在“家庭伦理片”的包装下演化的是娜拉出走的女人满怀负疚与忏悔的归来；《致命的诱惑》表述的是邪恶的单身职业妇女对神圣家庭的进犯和对其残酷惩罚的降临；《红字》被改编成电影《红色禁区》后，导演似乎比原著者更着意于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一夜风流代价，而泯灭了海丝特那种顽强、独立、执著、自尊的个性；《勇敢的心》是获今年奥斯卡多种奖项的一部古典主义力作，刷新了一个英雄梦的陈述方式，影片推出后深为广大观众看好，然而，片中的苏格兰民族英雄威廉·华莱士倡导自由与民族独立的初衷却被导演优雅地处理为“冲冠一怒为红颜”，从而大获女士的眼泪和芳心……这些男性中心或男性文化中心的艺术表达策略和认识方式无疑在迎合这个男性中心或男性文化中心的时代的广大接受群体。

在“男女平等”这个问题上，男性的力量愈来愈不以针锋相对的方式直面女性的抗争，而是走向旁敲侧击的消解方式。而女性主义，由于各种力量的瓦解和女性的越来越频繁的不到场，使妇女解放运动，这个可预期的革命似乎变得莫可名状和遥遥无期了。女性创作特别是女性文艺创作，在渐次经历了憧憬、激情和幻灭之后，开始呈现出明显的玩世不恭的味道，对感情的流放和对性爱的自由表达成为这个运动最后的主题和标识，女性作家们开始比男性作家更加无所顾忌地谈论和记录那些由于以往的伦理束缚所避讳的观念和行为：从林白的《守望空岁月》到近期争论纷纭的陈染的《私人生活》和张抗抗的《情爱画廊》，在作品流畅的女性叙述与悬浮着的优美华丽的表象下，我们被带入了一个愉悦理想的世外桃源式的伊甸园假象中，大自然是亲切、理想和单纯的，以“爱”为纲领的世俗情趣、智暂的欢笑与眼泪、放纵的性爱要求、自恋式的性爱场景、反叛式的自读、旁若无人的同性间的柔情与温馨……被理解和定义为一种健康的享乐精神。这种创作模式近来风头颇健，大为受众看好，并大有滥觞之势。女性文学，在这条歧途上，似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赵玫的中篇小说《岁月如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成为一种比较有趣和值得分析的女性文本。这是一个常常发生在我们身边并已经被我们烂熟于心的男欢女爱的故事——在一个女人的一生中，一个男人的突然离去成为她致命的一天：

血流出来以后，就变成了水。他执着于迷茫。天很灰暗。她等他。但是她知道他不会来。他留下了房间的钥匙。暴风骤雨般的争吵骤然平息。她的肌肤很疼痛。所有的记忆的碎片不再闪光。

这一次他们已经彻底分割，衣物，连同身体。

这一天以其独特而鲜明的方式为她的生活划上了一个句号，一个戛然而止的句号。于是，一切便以这一天为标志，在这个女人回忆中次第铺开。我们的目光追随着作者平淡而冷漠的叙述缓缓地滑进故事里。故事的开头——一个结尾已预先揭示了的故事，注定整个事件要在这个结尾所预示的感伤、怀旧和失落的气氛中进行。在这种气氛中，一

种价值观悄悄登场：男性的缺席使女性无法完整和被拯救。

她是一个社会意义上的成功的女人，然而，因为她是独在的，她也就仍是不完整的，事业成功的事实并不能使她获救。她被重重仰慕者包围着，但这些人关注的是她的事业，而不是她的幸福。她在扮演成功的同时，却无法扮演幸福与完满，她在本质上是孤独的，并且不得不背负着永远的缺如。这是使她充满浮躁和焦虑的终极原因，绚丽的功名、流溢的色彩、闪光灯眩目的频闪……并不能使她摆脱这种焦虑。没有了他，她是“苍黄丑陋”的，虽然房间里仍存留着她没有散去的气息，可是他已经丢失了。她的美，是他所赋予的，或者说是她因他而挖掘的。尽管她仍旧按照习惯力图使自己变得性感和迷人，她安慰自己“生活中其实不见得非要有男人”，她甚至把一本新著定名为《不可摧毁》，可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她成了一个残缺，一个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再健全的女人，这是社会为独身女人所做的定义。

《岁月如歌》是一个充满着欲望和骚动的故事，欲望的深层是女人无法自救的母题，而男人，对于需要救赎的女人来说，永远只是一个无言的背影。因而，她显得脆弱，几近神经质地害怕孤独、害怕离弃，在强大外表的伪装下，她的内心是空虚、无助、焦虑、易冲动和自哀自怜的，于是她渴望投入，实实在在的投入：事业、爱情、幸福、苦恼、疼痛，甚至是耻辱和放荡，只要有目标，在这种意义上，女人永远背负着看不见的红字在生命的悬崖上行走。社会意义上的女人，其实是宿命的。

她在遇到他之前，曾遭遇两次感情的冲击：一次是她从男友A的性虐待中逃离出来；一次是她从女友S的性抚慰中逃离出来。她不明白为什么爱情的热望一定要付出一颗被撕碎的心，也不明白为什么友情的温暖一定要伴随着要求和欲望。这是一个从逃离而开始从悲剧故事，悲剧的根源不在于她的逃离，而在于她终将无法逃离。就在这时，在两次逃离的途中，她遇到了他，他是她遭受种种感情\的挫伤、震动后的渴望和恐惧中的隐忍的憧憬和梦想，他的冷静而沉默的靠近，安慰了她那颗惊奔的心，自然而然地，他成为她想象中的拯救者。

想让你留下来是想拥有一个我和你的共同的夜晚。不是单单为了做爱。做爱什么时候都行，我只是要夜晚。我想在夜晚的黑暗中被你紧搂着睡觉。我要我们能彼此触摸我们的每一寸肌肤都紧贴在一起，能懂我的意思吗？我要只是这种感觉。

这是每个女人都期望的经典式的故事原型：只有灰姑娘才是王子“众里寻她千百度”的意中人，他把她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带着她远走高飞，永远过上幸福的生活，再没有烦恼和贫穷。艺术形式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社会投射其现存潜隐的心理紧张的文化象征之一。在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女性的自我实现和自我救赎只能有一条出路——遇上一个好男人。

女人解开男人衬衣，把她冰凉的手伸进了男人的胸膛，她抚摸着他的肌肤。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肌肤之亲从她的身体上缓缓滑过。她的眼泪涌上来，她说，我已经十分满足了。

为了这个，她已经等得很久了，不惜付出一些什么，也不怕遭受一些什么，就像，虽然今天的社会对这种付出和遭受的审视要宽容得多。

在心理上，她躲进他的臂弯里，男性的、雄壮的臂弯，她把这当作她的风平浪静的港湾；躲进他们一次又一次激情澎湃的“冲击”中，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并且以为这就是一切：

“然后他们喘息着彼此瘫倒在对方的怀中。女人用所余不多的最后的力气说，这样我们还能分开吗？男人说，那就不分开。”

一个理想的时空景象在爱的欢愉中凸现出来，将一切都覆盖住，而他们，以为这便是永恒。她想，世间没有什么再比这更令她感动的了，她想此刻即便是让她去死，她也死而无憾了。

一个关于忠贞和爱的特写镜头的定格，一个表面和谐的伊甸园式的恒久景象，一切都快乐而简单明了，幸福和沉醉仿佛只是以单纯的爱为代价的，这让人不自觉地想起瓦托的《发舟西苔岛》，美是可引发人憧憬的并似乎触手可及，他的优雅而从容的田园画品使人摆脱了苦难而琐碎的生活景象，从而将感情和心灵诉诸梦境般的美好生活，人们在如画的景致中散步、集会、舞蹈——这本是一个感伤的主题，带着稍有些轻浮的快乐，因而很容易使人痴迷和沉醉。在这种迷醉中，“她把A所有的诗稿全部都烧掉了，”过去的一切在这里被毅然决然斩断，从此，她便注定了再无归处，救赎的故事也被斩断了归路，女人的命运便永远延宿在她的掌握之外了。

可是，在流逝的生命里，爱情正是死神唇边的笑。没有根基的灵魂就像飘在空中的没有引线的风筝，很容易被风吹散——一个温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很快被现实生活中的一个

块小石头——婚姻——撞得遍体鳞伤，往日的温情脉脉和泪水涟涟成了一个遥远的爱情梦。婚姻，这是在任何经典式的爱情梦中被规避的场景，往往被留在讲述者幽冥的叙事之外：“从此，灰姑娘嫁给了她的王子，他们永远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在现实中却无从被提起。在感情向家庭的进逼中，她犹豫了，害怕了，退却了。对爱情的无限憧憬，使她不敢也不愿以任何一种形式为此做出结论，哪怕是具有法律和道德约束力的长相厮守。这是她唯一一次对自己命运的主动裁决，却残酷地撕碎了他们幸福生活的理想表象，并导致了他们感情的终结。

婚姻本身并不是本质，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她相信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的那句话，尽管这话已经被人说得很俗气，但这话确乎是切中了她的要害。谁能保证一旦落入那终日相守的墓穴而不被这麻木窒息而死。接下来是无望袭来，你在墓穴中无处可逃。而有了婚姻又怎样？婚姻是幸福的纽带还是捆绑自由的绳索？如果有了爱还需要纽带吗？而一旦没有了爱那绳索又管什么用呢？所以她厌恶婚姻。婚姻根本就无助于爱情。

女人们对安全感、归属感、拯救感的渴望不是婚姻可以涵廓得清的，她们恐惧感情在自由奔放的升腾后的那种模式化的定位。于是，她试图再度逃离：

“难道就不能跳开婚姻吗？比如说同居，或是还有什么第三种方式？”

“没有约束力的？”男人说。

“难道爱情不是约束力吗？”女人说，六年了，我们没有婚姻但我们也并没有分开呀？但如果爱不存在了，你又能约束什么呢？我只觉得我们应当能够找到一种更好的方式，这方式能保证我们既快乐幸福，又轻松自由，没有负担。”

这是一个试图逃脱传统女性命运的女人，一个因进入男人的世界而取得成功的女人，却也最终作为女人而注定走失注定无法获救——这是一幅现代社会女性的真切自况：渴望自我生长，渴望救赎，却深知灾难必然降临，因而那种隐忍的憧憬与梦想，那狂怒的呼喊和倾注的自怜自爱、那覆盖在威武与张扬之下的寂寂的哀伤，就愈发显得意味深长。嘴唇早已越过深渊，可心却迟迟找不到彼岸。其实，这种似有所得却又茫然无所归、渴望拯救却又无所依托的境况，何尝又是历史上一切女性的一道命运画廊呢？此时此刻，我们不得不想起西蒙·波伏娃的那句著名的话：“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

在这种徘徊和无助中，《廊桥遗梦》中那种对感情似乎是浪漫而理智的处理方式——不触及家庭，不触动伦理，遥遥的心心相印，相濡以沫，因为拉得远、放得开，所以刻骨铭心、记忆犹新——成为她对爱情本质的唯美主义的认识。婚姻，遂成为一道遥远的风景，他们都巧妙地在一次次的激情中斡旋，巧妙地回避那道情感的樊篱。旧的感情仍旧顺着旧的轨道延伸，新的感情则开辟了一条新路：

慢慢地他们过上了一种如常的而且平静的生活，她常常为他的房子里买来鲜花，以装点他的枯寂与孤单。为的是她要常常地离开他。她很欠疚地对他说，她只有离开他才能写作，所以她不能彻底搬来与他同住。她在她自己的房子里写作。有时候只在周末才回到他的家中。她学得这种有分有合的方式很好也很浪漫。

在感情的妥协与幽怨中，爱成为一种越来越繁琐、越来越沉重的仪式，她为此厌倦，她的一切梦想一点点地，但终于彻底破灭。于是她的心灵和人格开始分裂。一方面，爱情成为原始的生命力、疯狂的欲望与神秘而飞扬的性张力的一种言说符号；另一方面，她收敛起她的全部脆弱与柔情，开始本能地选择一种极端而绝望的方式为自己的存在证明和辩护——一种女权主义的亢奋而激烈的言说方式。文明并不能挽救什么，成功并不能解释什么，爱的记忆也不能说明什么，她经过了一番激烈的迷茫与挣扎之后，复归于永恒的迷惑、痛楚、困窘和怅惘之中。女人，可以改变她认知和表述爱情的方式，却永远不能改变她作为一个男性中心社会中的女人的命运。女人，注定是一个残缺的性别，一个永远的“第二性”，同时，社会的集体谎言再度强化了这种性别歧视。在洋溢着欢笑和眼泪的爱情游戏式的闹剧散场以后，一出关于女人被社会放逐和无法自的宿命的悲剧开场了。

当前评论：

添加评论： [j\\_m 5分](#) [j\\_m 4分](#) [j\\_m 3分](#) [j\\_m 2分](#) [j\\_m 1分](#)

发表评论

\*您发表的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  
\*如有过激言论或不文明行为，网站管理人员有权取消您的帐号。  
\*参与本评论即表明您已经阅读并接受上述条款。

中华女子学院性别研究信息中心制作 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站监制 备案编号：京ICP备06032579号

邮箱：webmaster@chinagender.org 电话：（010）84659067

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版权所有 2003-2006